

第七十四回 林公火焚護國寺 公差受比捉廷芳

話說林公被湯彪救出，各官請罪，登時更冠裳坐下，眾官參謁已畢。林公吩咐帶那惡僧上來，眾役答應一聲，將水月和尚帶上。那水月立而不跪，林公罵道：“聖上命你來此做個住持，就該朝暮焚香拜祝國裕民康。因何在此無法無天，強佔人家婦女，私造土牢，殺害良善也不知多少？你這禿驢，造下如此罪孽，今犯在本院手裏，就該屈膝求生，尚敢如此抗拒？”水月哈哈大笑連叫：“林璋！林璋！俺是當今御替身，些須過犯，情有可原。俺昨日知你是林璋，早就將你性命結果，剝作十塊了，怎容你今日作這威武。”林公聽了大怒，吩咐取大板子，打這禿廝，眾役遵令拿起板子，認定腿肚上，一連打了幾下，水月站立不住，倒在地下。林公道：“本院沒有別的罪問你。”命湯彪取過上方寶劍，斬他的驢頭。水月道：“你將俺解進京去罷。”林公大怒，吩咐斬訖報來。

眾役將水月和尚推出廟門，炮響一聲，人頭落地。可憐一個當今御替身，犯了王法也不能保全性命，可見為人在世，總要安分守己，不可造孽。正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祇爭來早與來遲。

不一時，劊子手提一顆血淋淋的人頭獻上。林公吩咐用木桶盛貯，掛於百尺樓標杆上示眾。又將水月和尚的徒弟們帶上來，每人重責四十大板，也不知打死多少，活的邊外充軍。又將所擄婦女們俱令親人領回。和尚田產入官，衣服等件賞濟窮民，將廟宇舉火焚毀，霎時間變成一塊荒土，海州百姓無一個不稱讚感戴。及到次日林公動身，百姓們家家焚香跪送，三聲大炮開了船隻，直奔淮安而去。

林公在船上細細問別後之事，錢林將前後事說了一遍。湯彪方知殺死花文芳者，乃錢家侍女翠秀也。湯彪就將常萬青劫法場，並自己和馬雲劫殺之事，亦細說了一遍。三人方知始末根由，如夢初醒。講講說說不覺已到淮安，眾官迎接，林公上了大轎，三聲大炮，眾役開道，進了東門。不一時，到了察院，陞了大堂，各官打躬已畢，分立兩旁。

林公叫上原差問道：“沈廷芳拿到了麼？”眾人稟道：“二次又拿了兩個家人，沈府前後門緊閉，不得進去，如何拿得人？因此誤了大老爺的限期，還求大老爺再寬限一次。”林公大怒道：“你這大膽奴才，本院執法如山，先將你們狗腿打斷，纔得上緊去拿人！”伸手向籤筒內抓出四根籤來，向階下一擲，每人重責四十大板，眾役吆喝一聲，打了個燈名叫做滿堂紅。林公道：“再限你三日，如再拿不到沈廷芳，活活打死你這些狗才。”眾役退下，三聲大炮，大人退堂不表。

且說眾役出了轅門說道：“好沒分曉，我們受這無辜比限，又限三日，如再拿不到，又要受刑。沈廷芳這個狗娘的，你到底躲在哪裏，叫我等那裏去拿他？不免到他前後門亂打亂罵，他聽急了，或者出來也未可知？”眾人商議已定，齊到相府，一半在前門，一半在後門，拾了些亂磚亂瓦，將門潑打潑罵道：“沈廷芳狗娘的，你家親父，是個當朝宰相，今日家中關門閉戶，也不怕人家說。狗娘的是你自己做的事，就該自己出來，因何連累我們打板子？狗娘的，你再不出來，我們就拿梯子爬進來，看你又躲在哪裏？”

眾人在前後門罵了一天，沈廷芳一句句聽得明白，心中好不氣悶。欲要出去，心中又怕；欲不出去，又從來沒有受過這般屈氣。左思右想，沒有主意，走到母親房中，歎口氣，不言不語。太太問道：“這連日，林璋可有差人前來否？”沈廷芳道：“氣殺我也！就把差人亂打前後門，又出言詈罵，還要拿梯子爬進來，捉拿孩兒，我想爹爹堂堂宰相家中，弄得關門閉戶，體面何存？不如尋個自盡，省得受這個瘟氣。”

太太聞言大喫一驚道：“我兒休得如此，為娘的生你兄弟二人，不幸你弟已遭慘死，爺娘全靠你一人，甚麼大不了的事，就要尋死。你祇在我房中坐臥，看那個大膽之人，到我房中來捉你。”沈廷芳道：“母親之言有理，祇是孩兒如何出去？”夫人道：“如此說，我著個妥當之人，送你到爹爹府中去罷！將林璋這番言語告訴你爹爹，好代你出這口氣。”沈廷芳道：“此計甚好，但是前後門，俱有那瘟官的差人把守，怎麼得出去？”夫人道：“後園門從來不開，必然無人防守，快快收拾行李，夜靜更深行走。”沈廷芳聞得此言，心中歡喜，準備當夜溜走。

且說眾役見門閉了一天，心裏暗道：今日要等到三更，明日又到限期，這個狗娘的躲在那裏？他死也不出來，再拿不著，又要受比。這個狗娘的，被我們鬧急了，防他夜間逃之夭夭，趕到京中太師府中再不回來，我們活活就要被他比到死了，我們夜間要在此防備。

卻說沈廷芳將行李收拾完備，同家人沈登至半夜時候，拜辭母親。太太道：“我兒，你去一路務要小心，到京中速寄家信，讓我老身放心。”沈廷芳道：“孩兒知道，母親在家，保重要緊。”母子灑淚而別。同家人開了花園門，如飛而去。公差道：“花園門從來不開，今日夜靜更深開了此門，其中必有原故。”連忙約齊伙伴，一同喊道：“沈廷芳你想往那裏去？”沈廷芳聞聽此言，祇嚇得魂不附體。眾差人隨即趕到面前，想拿住他，好免明日滿限比期。

也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